侯鯖錄/卷第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侯鯖錄

全書始

卷第一

下一卷▶

《文選·古詩》云：「文彩雙鴛鴦，裁為合歡被。著以長相思，緣以結不解。」註：「被中著綿，謂之長相思，綿綿之意。緣，被四邊綴以絲縷，結而不解之意。」余得一古被，四邊有緣，真此意也。著，謂充以絮。出《文選》第五卷。

《正俗》云：或問今以臥氈著裏施緣者，何以呼為池氈？答曰：《禮》云：「魚躍拂池。」池者，緣飾之名，謂其形象水池耳。左太沖《嬌女》詩云：「衣被皆重池。」即其證也。今人被頭別施帛為緣者，猶呼為被池。此氈亦為有緣，故得名池耳。俗間不知根本，競為異說，當時已少有知者，況比來士大夫耶？獨宋子京博學，嘗用作詩云：「曉日侵簾壓，春寒到被池。」余得一古被，是唐物，四幅紅錦外緣以青花錦，與此說正合。

綠沉事，人多不知。老杜云：「雨拋金鎖甲，苔臥綠沉槍。」又皮日休《竹》詩云：「一架三百本，綠沉森冥冥。」始知竹名矣。又見吳淑《事類·弓賦》云：「綠沉亦復精堅。」註引《廣志》曰：「綠沉，古弓名。」又引劉劭《趙郡賦》曰：「其器用則六弓四弩，綠沉黃間，堂溪、魚腸，丁令、角端。」

李賀詩中用小憐事，北齊馮淑妃名也。

宋子京博學，作詩云：「何但魚知丙，非徒字識丁。」唐張弘靖曰：「天下無事，汝輩挽兩石弓，不如識一丁字。」丙者，左太沖《蜀都賦》云：「嘉魚出於丙穴。」註：「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，有魚穴二所，常以三、八月取之。丙，地名也。」或云魚以丙日出穴，故陳藏器云：「嘉魚，乳穴中小魚，能久食，力強於乳。丙者，向陽穴，多生魚。魚復何能擇丙日出入耶？」酈善長云：「穴口向丙。」又引柏枝山中有丙穴，穴方數丈，有嘉魚嘗以春末遊渚，冬入穴。故知丙穴之魚，不獨漢有也。老杜詩云：「魚知丙穴由來美。」

廣南呼食為頭，梁元帝賜功德饌一頭。魚為鬥，梁科律，生魚若於鬥。茗為薄、為夾，溫貢茗二百大薄。梁科律，茗薄若干夾。筆為雙、為床、為枚。南朝呼筆四管為一床。梁簡文答徐摛書：時設書幌，中置筆床。梁令云：寫書筆一枚一萬字。

竹生花，其年便枯，六十年一易。根必結實而枯死，實落土復生，六年還成町也。《竹譜》云：「竹不剛不柔，非草非木，筍必六十，亦六年也。」

白樂天《琵琶行》云：「曲罷曾令善才伏。」而「善才」不知出處。《琵琶錄》云：元和中，王芬、曹保，保有子善才，其孫曹綱，皆習此藝。次有裴興奴與曹同時，其曹綱善為運撥若風雷，不長於提弦；興奴則長於攏撚，下撥稍軟。時人謂綱有右手，興奴有左手。樂天又有《聽曹綱琵琶示重蓮》詩云：「撥撥弦弦意不同，胡啼番語兩玲瓏。誰能截得曹綱手，插向重蓮紅袖中？」

桃荂，以除不詳。荂，苕也。今人以桃枝灑地辟鬼。

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，僧之始也。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，尼之始也。

字，小束也，音繭。絨，音戎，細毛也，今絨，氈字。

潘普官切，淅汁也。瀋呂枕切，汁也。二字，皆汁也，但潘字不通用耳。

余家有古鏡，背銘云：「漢有善銅，出丹陽，取為鏡，清如明。左龍右虎。」補之不知「丹陽」何語，問東坡，亦不解。後見《神仙藥名隱訣》云，銅亦名丹陽。又一銘云：「尚方作鏡真大巧，上有仙人不知老，渴飲玉泉饑食棗。浮雲天下散四海，壽如金石佳且好。」東坡云：「清如明，『如』，而也，若《左傳》『星隕如雨』。」潁州頓氏一

鏡銘云：「鳳皇雙鏡南金裝，陰陽合為配，日月常相會，白玉芙蓉匣，翠羽瓊瑤帶，同心相親，照心照膽壽千春。」《西京雜記》云：「漢有方鏡，廣四尺九寸，高五尺，表裏有明。人直來照之，影則倒見。以手覆心而來，則見腸胃五臟，歷歷無礙。人有疾病在內，則掩心照之，知人病之所在。又女子有邪心，則膽張心動。始皇以照宮人，膽張心動者即殺之。」予家有一鏡云：「蔡氏作鏡佳且好，明而日月世少有，刻治六官悉皆在，長保二親利孫子，傳之後世樂無極。」後又得一面云云。二皆大鼻，此一鼻上有八篆文，中有「魯國」二字可識之，奇古如鐘鼎樣，亦深入字，惟背上者突出。又見一鏡背花妙麗，又有「貞字飛霜」四篆字，鏡名或人名耶，不可得而辯。

老蘇作《雷太簡墓銘》云：「嗚呼太簡，不顯祖考，不有不承。隱居南山，德積聲施，為取於人，不獻不求。既獲不庸，有功不多，我銘孔悲。」此大語妙，有三代文章骨氣，為文之法也。

東坡云：「世之對偶，如『紅生白熟』、『手文腳色』二對，無復加也。」又云：「與我周旋寧作我，為郎憔悴卻羞郎。」亦的矣。予詩中有「青州從事」對「白水真人」，公極稱之，云二物皆不道破為妙。

唐梨園弟子，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也。女妓入宜春院，謂之內人，亦曰前頭人，謂在上前也。骨肉居教坊，謂之內人家。有請俸，其得幸者，謂之十家。故鄭嵎《津陽門》詩云「十家三國爭光輝」是也。家雖多，亦以十家呼之。三國，謂秦、韓、虢國三夫人也。

唐太宗貞觀初，內宴長孫無忌，造《傾杯曲》。又《樂府雜錄》云：「宣宗善吹蘆管，自制此曲。」

唐高宗龍翔中，置三國子監。

唐德宗建中三年，用韋都賓、陳京請，借京城官商錢，大索得八十萬貫。時度支杜佑曰：「月費錢一百萬。」本朝元豐中，畢仲衍編備對，月支六十二萬餘貫，金帛不在數。自大觀之後，不知月用幾何。

閬州有三雅池，出潘遠《紀聞譚》，云昔有人修此池，得三銅器，狀如杯盞，上各有二篆字，一云「伯雅」，二云「仲雅」，三云「紀雅」。不知所由，乃名此池為三雅池。

予嘗覽魏文《典論》云：「靈帝末斗酒直萬錢，劉表一子好飲，乃制三爵，大曰伯雅，註云一斗。次曰中雅，註云七升。小曰季雅。註云五升。」今三雅池所得，乃劉氏酒器也。恐盛酒器，非飲器也。

崔趙公嘗問徑山曰：「弟子出家得否？」徑山曰：「出家是大丈夫事，非將相所為。」

李直方嘗第果實，若貢士者以綠李為首榜，梨為副，櫻桃為三，甘子為四，蒲桃為五。或薦荔枝，曰：「寄舉之首。」又曰：「栗如之何？」曰：「取其實，事不出八九。」始范曄以諸香品味時輩，後侯朱虛撰《百官本草》，皆此類也。

唐李肇《國史補》書宋清事云：賣藥長安西市，朝官出入移貶，輒賣藥迎送之。貧士請藥，常多折券。人有急難，傾財救之。歲計所入，利亦百倍。故長安有義債賣藥宋清。此柳子厚所以作清傳云：清居市不為市之道，然而居朝廷、居官府、居庠塾，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，反爭為之不已。悲夫！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。

唐元微之《行李從易宗正丞制詞》云：「昔劉氏子孫，在屬籍者十餘萬人。」予嘗考王莽居攝時作大誥云：「宗室之雋有四百人。」孟康註云：「謂諸劉見在者。」何多寡之不同如此？豈莽時殘啄之余，所謂四百人，皆贊莽以盜漢，偷生嗜利之徒歟？不然，安得生存於斯，至為莽稱雋耶？

《文選》古樂府《名都篇》：「寒鱉炙熊蹯。」又曹子建《七啟》云：「寒芳蓮之巢龜，膾西海之飛鱗。」註謂「今之鯖寒也。」引《鹽鐵論》云：「煎魚切肝，羊淹雞寒。」又《資暇》云：「今之涪肉謂之寒。」又《廣韻》云：「煮魚煎食曰鯖。」

天下生齒之數，前漢戶千二百二十三萬，舉其成數。後漢千六十七萬，魏九十四萬，晉二百四十五萬，宋九十萬，後魏三百三十七萬，北齊三百三萬，後周三百五十九萬，隋八百九十萬，唐九百六萬。國朝藝祖二百五十六萬，太宗三百五十七萬，真宗八百六十七萬，仁宗一千九百九萬，英宗一千二百四十八萬，神宗一千七百二十一萬。出今國史。

長沙道林嶽麓寺，老杜所賦詩者。沈傳師有詩碑見於世，其序云：奉酬唐侍御、姚員外道林寺題，示姚員外。詩不復見之。今得唐侍御詩，題云「儒林郎監察御史唐扶。」詩云：「道林嶽麓仲與昆，卓犖請從先後論。松根踏雲二千步，始見大屋開三門。泉清或戲蛟龍窟，殿豁數盡高帆掀。即今異鳥聲不斷，聞道看花春更繁。從容一衲分若有，蕭

瑟兩鬢吾能髡。逢迎侯伯轉覺貴，膜拜佛像心加尊。稍揖皇英頰濃淚，試與屈賈招清魂。荒唐大樹悉楠桂，細碎枯草多蘭蓀。沙彌去學五印字，靜女來懸千尺旛。主人念我塵眼昏，半夜號令期至暾。遲回雖得上白舫，羈紲不敢言綠尊。兩祠物色采拾盡，壁間杜甫真少恩。晚來光彩又騰射，筆鋒正健如可吞。」

近時詩僧難得佳者。余杭參寥云：「風蒲獵獵弄輕柔，欲立蜻蜓不自由。六月臨平山下路，藕花無數滿汀洲。」

蘇州僧仲殊，本文士也，因事出家。有《潤州》詩云：「北固樓前一笛風，斷雲飛出建昌宮。江南二月多芳草，春在濛濛細雨中。」

元祐中，館職諸公賦《韓幹馬》詩，獨張文潛最高勝，云：「頭如翔鸞月頰光，背如安輿鳧臆方。心知不載田舍郎，尚帶開元天子紅袍香。韓幹寫時國無事，天閑樹蔭春晝長。雙髯執轡儼在傍，如瞻馳道黃屋張。北風揚塵燕賊狂，廄中萬馬驅范陽。天子乘騾蜀山險，滿川苜蓿為誰芳？」

王令逢源，荊公王深父兄弟交遊也。嘗賦《韓幹馬》詩云：「天寶天子盛天廄，吐番人馬上天壽。紫衣馭吏遍坐前，騎入金門不容騶。西極苜蓿為誰肥，六閑飛黃臥嗟瘦。乾元殿下誰把筆，當年人無出幹右。傳聞三馬同日死，死魄到紙氣方就。鐵勒夾口重兩銜，墨絲卅尾合雙紐。天門未上人就觀，老胡驚嗟失開口。生搜朔野空毛群，死斷世工無後手。當時天子惜不傳，送入禦府置官守。胡塵勃郁燕薊來，宮闕蕭騷既焚後。誰棄千金出手收，足踏萬里避奔走。幾經蹂棄道邊塵，今日寧無紙上垢？尊前病客不識畫，但驚骨氣世未有。冀北駿足無時無，生不逢幹死空朽。世工無手不肯休，往往氣骨陋如狗。」

余往在中都，見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，下云「馮延巳」三字，詞中復云「聖壽南山永同」，恐延巳作也。詞云：「銅壺漏滴初盡，高閣雞鳴半空。催啟五門金鎖，猶垂三殿珠櫳。階前禦柳搖綠，仗下宮花散紅。鴛瓦數行曉日，鸞旗百尺春風。侍臣蹈舞重拜，聖壽南山永同。」

東坡年十餘歲，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《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對衣並馬表》，老蘇令坡擬之。其間有云：「匪伊垂之帶有餘，非敢後也馬不進。」老蘇喜曰：「此子他日當自用之。」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，仍益之云：「枯羸之質，匪伊垂之帶有餘；斂退之心，非敢後也馬不進。」

《閣下法帖》十卷，淳化中朝廷所集，其中多吊喪問疾，人多疑之。比見《刊誤》，乃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。短啟出於晉、宋兵革之間，時國禁書疏，非吊喪問疾，不得輒行尺犢。故羲之書首云「死罪」，是違制令故也。且啟事論兵，皆短而緘之，貴易於藏隱。

《刊誤》云：古無文刺，唯書竹簡以代結繩，謂之簡冊也。魏禰衡處士致名於紙，是紙上題名，投刺公侯。自後相承，刺謁者見通名紙為公狀也。至今士子之家存焉。

《西京雜記》載陸賈云：「目瞤得酒食，燈花見錢財，幹鵲噪而行人至，蜘蛛集而百事喜。」

董仲舒曰：太平之世，則風不鳴條，開甲散萌而已；雨不破塊，濡葉津根而已；雷不驚人，號令啟發而已；電不眩目，宣示光耀而已；霧不塞望，浸淫被泊而已；雪不封陵，弭害消毒而已。雲則五色而為慶，雨則三日而成膏，露則結珠而為液。此聖人在上，則陰陽和而風雨時也。政多紕繆，則陰陽不調，風發屋，雨溢河，雹至牛目，雪殺驢，此皆陰陽相蕩，為禬診之故也。

李廣與兄弟獵於宜山之北，見臥虎焉，射之，一矢即斃。斷其頭為枕，示服猛也；鑄銅象其形為溲器，示厭辱之也。至今溲器謂之虎子，或為虎枕。

《西京雜記》云：長安巧工丁緩者，為臥褥香爐，一名被中爐。本出房風，其法後絕，至緩始更為機環，轉運四周，爐體常平，可置之被褥，故取「被中」為名。今謂之衮球。

余嘗和劉景文詩云：「我識之無常縮舌，君能競病且低顏。」東坡笑曰：「吾嘗贈雷勝將軍詩曰：『太守無何唯日飲，將軍競病自詩鳴。』見吾子此對，覺吾用『無何』二字體慢矣。」

杜牧之《宮人》詩云：「絳蠟猶封系臂紗。」後學不解。常見《服飾變古錄》云：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，叫緋彩系其臂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，不伏系臂，左右掩其口。今定親之家亦有系臂者，續古事也。

歐陽文忠公謫滁州，令幕中謝判官幽各種花。謝請要束，公批紙尾云：「淺紅深白宜相間，先後仍須次第栽。我欲四時攜酒去，莫教一日不花開。」

歐公閑居汝陰時，一妓甚韻，文公歌詞盡記之。筵上戲約，他年當來作守。後數年，公自維揚果移汝陰，其人已不復見矣。視事之明日，飲同官湖上，種黃楊樹子，有詩《留擷芳亭》云：「柳絮已將春去遠，海棠應恨我來遲。」後三十年，東坡作守，見詩笑曰：「杜牧之『綠葉成陰』之句耶？」

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，作《西湖》詩云：「綠芰紅蓮畫舸浮，使君寧復憶揚州？都將二十四橋月，換得西湖十頃秋。」東坡復自潁移維揚，作詩寄予曰：「二十四橋亦何有，換此十頃玻璃風。」使歐公詩也。

張文潛初官通許，喜營妓劉淑女，為作詩曰：「可是相逢意便深，為郎巧笑不須金。門前一尺春風髻，窗外三更夜雨衾。別燕從教燈見淚，夜船惟有月知心。東西芳草皆相似，欲望高樓何處尋。」又云：「未說蝤蠐如素領，固應新月學蛾眉。引成密約因言笑，認得真情是別離。尊酒且傾濃琥珀，淚痕更著薄胭脂。北城月落烏啼後，便是孤舟腸斷時。」

孫貫公素居京師，大病，予數往存撫之。又數日，見東坡云：「聞曾見孫公素，病如何？」予曰：「大病方安。」坡云：「這漢病中瘦則瘦，儼然風雅。」後見公素，道此語，公素應曰:「那娘意下恨則恨，無奈思量。」坡大奇之。

公素畏內，眾所共知。嘗求坡公書扇，坡題云：「披扇當年笑溫嶠，握刀晚歲戰劉郎。不須戚戚如馮衍，但與時時說李陽。」公素昔為程宣徽門賓，後娶程公之女，性極妒悍，故云。

東坡在黃州日，作《雪》詩云：「凍合玉樓寒起粟，光搖銀海眩生花。」人不知其使事也。後移汝海，過金陵，見王荊公，論詩及此，云：「道家以兩肩為玉樓，以目為銀海，是使此否？」坡笑之。退謂葉致遠曰：「學荊公者，豈有此博學哉！」

熙寧中，士大夫猶能詩，盧秉《題汴河驛中》云：「蒼顏白髮老參軍，剩糶官糧置酒樽。但得有錢供客醉，準能騎馬傍人門？」荊公見而愛之，遂獲進用。

東坡在徐州，送鄭彥能還都下，問其所遊，因作詞云：「十五年前，我是風流帥，花枝缺處留名字。」記坐中人語，嘗題於壁。後秦少遊薄遊京師，見此詞，遂和之，其中有

「我曾從事風流府」，公聞而笑之。

魯直戲東坡曰：「昔王右軍字為換鵝書。韓宗儒性饕餮，每得公一帖，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，可名二丈書為換羊書矣。」坡大笑。一日，公在翰苑，以聖節制撰紛冗，宗儒日作數簡，以圖報書，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。公笑謂曰：「傳語本官，今日斷屠。」